



# 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 价值转向与实践逻辑\*

闫若楠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 以美育为视角和切入点, 探究“五育融合”背景下从美育出发的融合图景, 探索基于美育的“五育融合”引发的价值转向与实践逻辑。在价值转向, “五育融合”视域下的新美育体系带来育人转向、融合转向与共生转向; “五育融合”的“美育视角”, 具有独特的价值逻辑、过程逻辑和评价逻辑; 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实践路径, 在工作思路, 既可以“从各育到美育”, 也可以从“从美育到各育”; 在工作路径上, 以“融合取向”为中心, 分为“融合之物”“融合之事”与“融合之人”等三大路径, 它们最终通往“融合之境”。

**关键词:** “五育融合”; 美育; 视角; 价值转向; 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基础教育变革与发展, 呈现出许多新趋势和新方向, 其中“五育融合”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趋势与方向之一。它的出现意义重大, 意味着: “一个‘教育新体系’将酝酿成型、一个‘教育新机制’将逐渐生成, 一个‘教育新时代’将由此诞生, ——这是以‘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为标识的新时代中国教育”<sup>[1]</sup>。在“五育融合”带来的教育新体系里, 美育的育人价值和作用无可替代, 但实现方式或发挥方式, 也将随着新体系的降临而有所改变。最根本的变化在于: 所有美育的理论与实践, 都将在“五育融合”的视域下展开, 都要在“五育融合”的新背景和新框架之内重新设计、实施与评价。

以如上背景为依据, 本文尝试以美育为视角和切入点, 探究并勾勒“五育融合”背景下从美育出发的融合图景, 探索基于美育的“五育融合”引发的价值转向与实践逻辑。

## 一、“五育融合”视域下的新美育体系, 带来什么“价值转向”

“五育融合”带来的新体系, 不止属于整个“教育”, 也属于各育自身, 换言之, 因为有了

“五育融合”, 将会带来“德育新体系”“智育新体系”“体育新体系”“劳动教育新体系”以及“美育新体系”等。

任何“新体系”的构建与生成, 都离不开新价值观的奠基, 都要以价值观的转型或转向为起点。“价值观”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对于“美育新体系”而言, 也同样如此。由于有了“五育融合”作为新理念、新背景和新框架, 带给美育世界的价值取向, 以“育人取向”“融合取向”与“共生取向”等为代表, 引发的是三大价值转向: 育人转向、融合转向与共生转向。

一是育人转向。在“破五唯”的背景之下, 美育在“五育融合”教育新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与彰显, 为打破根深蒂固的“育分意识”, 强化“育人意识”提供了“美育方案”“美育范式”。作为一种重要且独特的育人方式, 美育需要致力于充分挖掘和展现美育自身的独特育人价值, 真正实现从“美”到“人”的转变, 通过“以美育人”和“以美化人”, 走向“立美育人”, 真正把与美相遇的过程, 变成育人的过程, 如同傅国涌所言, 真正的教育要成全人, 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最好、最美的自己<sup>[2]</sup>。同时, 美育还要把自身独特的育人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中国民歌育人价值挖掘与教育实践转化研究”(课题编号: CMA200242)研究成果。

价值,置于“五育融合”的新体系内重新界定和再度出发。这是在新时代思考新美育体系所应有的思考站位与认识高度,如此才能换来美育在新时代的脱胎换骨和整体跃升,避免最终带来的只是一场修修补补或缝缝补补。这实际上表明,“五育融合”的出现,为美育注入“五育融合”才有的资源与力量,为重新理解美育的育人价值,提升美育的育人价值,实现其在“体系置换”意义上的“更新换代”和“升级换代”,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五育融合”育人体系内,“美育”并不是调味品和边角料,而是贯穿其中、浸润其中的魂魄、砥柱和力量。只有通过美育,才能将“五育”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一旦离开美育,作为一种育人方式的“五育融合”就将失去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在通向“五育融合”的育人新体系里,赋予各育的育人价值及其实现方式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与美育的育人价值实现多元多向的相遇结合,丰富和改造各育自身原有育人体系和育人方式,这是只有美育才可能为其他各育带来的育人资源。这意味着,无论是德育、智育,还是体育和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都将以不同的方式,与“美育”所蕴含的审美素质及其核心底蕴“感性的素质”相遇相连,都将以其特有的人的感觉能力、知觉能力为基础,以体验美、感知美、鉴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为目标的身心能力等,转化为自身育人目标、育人过程和育人方式的一部分。

二是“融合转向”。进入“五育融合”时代之后的新美育体系,要改变的是割裂现象,不再满足于“自成体系”,从“自我封闭”中与其它各育“老死不相往来”,眼里有“美”,但没有德、智、体和劳,更缺少融合贯通意识等从强大惯性中走出。因此,2020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美育工作意见》)中,站在学校的角度,倡导四个层面的融合:课程、教材与教学的融合、家庭、学校与社会的融合、教师和学生“共育”的融合,以及德智体美劳的融合。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已明确提出了“融合理念”：“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在这里,“五育融合”不只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种“育人假设”:以融合的方式来育人,实现“五育并举,融合育人”,还是一种“育人思维”,即以关联思维、整体融通思维和综合渗透思维来设计和推进育人全过程<sup>[3]</sup>。这表明,“五

育融合”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美育体系,也将体现“基于融合,为了融合和在融合之中”的价值导向。在此之前,也有学者进行过相关尝试与探索,例如,檀传宝聚焦于德育和美育之间的关联融合,努力打破横亘在二者之间的屏障,且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突破,建构出了较为完整的德育美学体系<sup>[4]</sup>,但这样的探究,毕竟是以德育为视角和起点的,从德育出发的“五育融合”和从美育为起点的“五育融合”,虽然有诸多相通之处,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逻辑。这恰恰构成了本文探索的重心之所在:形成以美育为视角和起点的“融合育人”新体系。

三是“共生转向”。除了作为一种育人假设、育人思维之外,“五育融合”还内含了对一种“育人阶段”的理解与表达:将先后经历“并举阶段”“贯通阶段”和“共生阶段”<sup>[5]</sup>,它们分别解决通往“五育融合”之路上的阶段性问题。与“融合”类似,“共生”一词的背后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与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共生教育理论”息息相关。这一教育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认识论,包含了对教育与文化、教育与自然、教育与生命之关系的现实洞察,生成了对教育与自然、文化之间共生性的深刻体悟。张诗亚提出“共生教育”命题,力图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然‘共生’、一个是文化上的‘共生’。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才有可能解决我们的教育问题”<sup>[6]</sup>与此相应,孙杰远主张:“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以人与自然、人与文化、文化与文化的和谐共生为旨归,充分理解自然资源和人文生态及其与人的可持续发展的紧密关系,将自然与人文的独特基因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以自然与人文共生场域滋养人的发展……”<sup>[7]</sup>。在教育 and 育人的意义上,无论是“人”“文化”,还是“自然”,以及相互之间的和谐共生,都具有“五育”的属性与内涵,都需要借助“五育共生”来达成,而且也必定是“五育共生”之后的产物。究其根本,与“五育融合”类似,“共生教育”也是一种视域或视角,以此观照美育与其他各育的融合,既意味着它们之间在融合过程中实现共生共长。更意味着各育的育人价值,注定将通过学生个体生命成长中的共生共长来实现。在根本上,它也说明育人的过程,就是包括美育在内的各育育人价值,在融合中共生共长的过程。是否促进或达到了“共生”,成为“五育融合”背景下新美育体系建构与发展的最高标准和最高境界。

一旦实现了如上三种价值转向,进入“五育融合”时代的美育新体系,就将真正变成“大美育”:大在“育人”、大在“融合”、大在“共生”。

## 二、“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是何种视角

在推进“五育融合”，建构教育新体系的过程中，可以选择不同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和起点。例如，当下的热点之一“劳动教育”，就成为很多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践行“五育融合”教育新体系的切入点。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不仅对劳动教育做出了全方面的指示，而且也强调了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的融合。有研究者因此以“劳动教育”为视角，展现其“综合的育人价值”，也就是劳动教育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等方面的特殊价值<sup>[8]</sup>。例如，劳动的德育价值在于“良善”，让学生知晓劳动是为了满足自我、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合理需要，不可害人；劳动的智育价值在于“明智”，从劳动中体会到知识技能的重要性，同时，劳动也有很高的思维含量；劳动的体育价值在于“健康”，劳动有助于身心两方面的健康发展；劳动的美育价值在于“美妙”，引导学生通过劳动确认自己在做美妙的事，从中获得强烈的美感。这些育人价值是只有以“劳动”及“劳动教育”为视角，才可能看到和提炼出来，进而生成出的劳动教育新体系。

与之类似，本文选择的是通过“美育视角”去建构“五育融合”体系内的美育新体系。在“为什么”的问题已明晰的前提下，进一步要解决的“是什么”的问题，即“以美育为视角”是什么？

与以“劳动教育”或“德育”等为视角的“五育融合”教育新体系不同，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体系，在整体上是“向美而行”的教育新体系，是将美的意识、能力和习惯全程贯穿、渗透、融合到其它各育之中，构建出基于美、为了美和在美之中的价值逻辑、过程逻辑与评价逻辑的美育新体系。

首先，是以美育为视角的“价值逻辑”。这一价值逻辑的存在，是以美育特有的育人价值为起点的。美育之美的核心在于“审美”。席勒很早就指出：“审美是思维、感觉和情感交织的过程，并把美育看作是培养具有道德和理性的人的一种手段”<sup>[9]</sup>，如果将“美”界定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作为“审美主体”的学生将在此活动中体验到只有美才可能带来的“自我确证感与和谐愉悦感”，进而“感受到身心、人己、天人之和谐，从而获得自我确认的强烈美感。帮助学生确认自己在做美妙的事，这正是美育的追求”<sup>[10]</sup>。正是从“审美”出发，美育走向了“立美”，终点之处是“育人”，即“立美育

人”<sup>[11]</sup>。这被看作教育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教育学立场不同于纯粹的美学立场的具体表现<sup>[12]</sup>。

从审美育人和立美育人的价值逻辑出发，美育视角下的“五育融合”新体系建构的起点，就是以审美—立美为眼光，挖掘其它各育的美育资源与美育内涵：在德育那里，挖掘出美的“良善性”，把“美”变成通向良善的必经之路；在智育那里，挖掘出知识之美和思维之美，这些美依托语文、数学、物理等不同的学科加以展现，由此形成“以美寻知”，“以美立思”的智育之路；在体育那里，挖掘出的不仅是身体之美、心灵之美，还有身心健康之美、身心和谐之美，这是只有“体美融合”才能带给学生的成才之路；在劳动教育那里，挖掘的不只是劳动带给学生的愉悦与和谐，更有劳动者树立的美的形象，发出的美的光辉。总之，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教育新体系及其价值坐标系，走出的是一条“以美立德”“以美立智”“以美立体”和“以美立劳”的育人之路，让其它各育内含的知识、情感、态度、价值观、技能与方法等都沾染美的色彩、浸润美的光辉，从而具有美的价值与意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五育融合”中的“育人转向”，虽然关联着“融合转向”，但不是“为融合而融合”，相对于育人来说，融合永远只是载体、手段和方式，基于美育和其他各育融合之后带来的生命成长，才是最终目的。

其次，是以美育为视角的“过程逻辑”。如果说，通过“价值逻辑”，美育为“五育融合”教育体系挖“挖掘”出了自美而来的育人资源和育人价值，那么，通过“过程逻辑”，美育则能为其他各育的实施过程或实践过程“注入”了由美而生的特有内涵及推进、展开方式。这种具有带有美育视角的过程逻辑，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在与其他各育育人过程的展开逻辑相区别的意义上，显现出“美育过程”展开逻辑的特殊性，即感受美→鉴赏美→表达美→创造美的推进过程；二是相对于或不同于传统“美育过程”的展开逻辑，这里的“传统”指的是与其它各育相互分离、彼此隔离意义上的“传统逻辑”，转而探索“五育融合”，实现“五育共生”的美育过程逻辑，显然，这是带有鲜明“融合转向”与“共生转向”的美育过程新逻辑。这一全新的美育过程逻辑，需要通过“五育融合”体系内的美育过程机制来建立，该机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学生如何进行“五育融合”式的美育学习？教师如何进行“五育融合”式的美育教学？二者需要共同探索并经历、进而形成的“融合过程的推进展开逻辑”是什么？



再次，是以美育为视角的“评价逻辑”。这里的评价逻辑，来自于“五育融合”视域下新的评价标准，它“指向于‘如何整体评价五育融合的效果’，这将是一种全新的评价教育质量体系：不再是孤立地评价‘德育成效’‘智育成效’‘体育成效’‘美育成效’和‘劳育成效’，而是以‘五育融合度’为评价单位，进行‘整体评价’”<sup>[13]</sup>。

以此整体化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导向为基础，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新体系，也将形成源自美育的评价逻辑，至少涉及到评价对象、评价尺度和评价方式等三个方面。就评价对象而言，它评价的不是“美育”，而是美育与其它各育的融合，是对“美育与各育融合了什么？怎么融合？融合得怎么样”的评价。因此，这是一种美育主导的融合性评价；就评价尺度而言，它重心放在美育和其他各育的“融合度”，例如，德育过程的“美育融合度”、体育过程的“美育融合度”等；就评价方式而言，它更多遵循的是基于“美育”、适合“美育”的评价方式，因此，它不同于教育测量学的那种“标准化”“即时性”评价，而是一种基于“遥距观察”视角下的学习评价，如同杰克逊所发现的，一旦把对学习的观察点放到更遥远的时空，关于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的回答，马上就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很多时候，那些标准化测验能够捕捉到的东西，在事后就变得不再重要，它们很可能会变成记忆深处的灰色布景，很少再有可能会得到聚光灯的关照。相反，那些经由“遥距观察”才能出现的学习，才会在多年以后仍旧盘桓在学习者的心头<sup>[14]</sup>。美育带给学生的审美体验往往就属于多年以后，还能“盘桓在学习者的心头”，才能认识到其价值的东西，也是纸笔测验难以现场捕捉到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可测量”与“可控制”的评价方式的重要价值，我们需要探索的是适合“美育视角”的“五育融合”评价新体系，这个体系依然要秉持“融合取向”，致力于不同评价方式的融合共生，而不是彼此割裂，更不是非此即彼。

### 三、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如何实践

在价值取向、基本特性和目标追求等已然明晰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实践路径”就成为落地生根的关键所在，它以前述所论及的“价值逻辑”“过程逻辑”和“评价逻辑”为基础，是对三大逻辑的落地、落实和落细，进而成为以美为视角的“五育融合”的实践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实践路径”，实质是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在《美育工作意见》中，将“学校美育”和“学校美育工作”做

了区分，所谓“工作”的实质，就是“如何做”。

“如何做”涉及到“工作思路”（融合的方向或路线图是什么？）、“工作路径”（从哪些方面融合？）和“工作主体”（谁来融合？）

#### （一）工作思路

一是“从各育到美育”。它以美育为目标和归宿，以各育为手段与方法，致力于“各育引领，融入美育，促进美育”。通过建构“立体化的审美教育系统”，实现“以德智体劳四育促美育发展”具体做法是将美育渗透到其他四育中，做到“以智益美”“以德促美”“以体健美”“以劳逸美”等。

二是“从美育到各育”。这是一种反向思路，以美育为手段与方法，以各育为目标，致力于“美育引领，以美带全，各育融通”。具体思路表现为“以美促德”“以美益智”“以美健体”和“以美逸劳”等。

#### （二）工作路径

若以“融合取向”为中心，可以确立并依托“融合之物”“融合之事”两大基本路径。

1. 就“融合之物”而言，“物”即载体或平台。一方面，可以是“诗歌”“小说”“戏剧”“戏曲”“影视”等艺术活动及作品。例如，上海张堰中学以“戏曲”为载体，一方面，确立了戏曲特色课程的融合育人目标，在德育目标上，帮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立志、修身、治家等方面的内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从而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同时能引人向善、向美，可以更好地传承中国精神，形成文化自信；在智育目标上，学生通过学习戏曲，在参与创设情境、在表演中感受曲目中的意境和情感，从做中学，从平面走向立体，从一维走向多维，从单一走向融合，能够帮助学生培养创造性思维，体验人生，践行人生，提炼人生智慧；在体育目标上，借助戏曲艺术中的唱念身段、表演互动，有助于学生形成形体的“勇”和内在的“慧”，在戏曲带来的内外兼修，形神兼备中，增强人生自信，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在美育目标上，戏曲艺术之美，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正确的价值美丑判断，这同时也戏曲理性思维之美；在劳育目标上，戏曲植根于现实生活，戏曲的服饰、戏曲的故事都源于生活，戏曲传习需要日复一日的唱作念打，学生在创编和表演戏剧的过程中，有利于整体提升其动手能力、意志力和劳动精神。另一方面，张堰中学还积极尝试探索以美为视角的戏曲融合育人机制，通过开发聚焦美、围绕美和评价美的戏曲特色课程群、强化教学师资力量及评价标准等，充分挖



掘戏曲之美融合渗透其他各育的具体机制，走出了一条以戏曲为载体的“从美育到各育、以美带全”的“五育融合”之路。

“融合之物”的载体，还可以是“图书馆”“科技观”和“博物馆”等机构平台。例如，博物馆。在《美育工作意见》中，有三处提到要用“博物馆”加强美育，借此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在美育工作中的作用。对此，杭州娃哈哈学校倡导学生亲历博物馆，与“文物”近距离接触，把博物馆的文物世界变成学生的美育世界，它指向三个来自博物馆的美育维度。其一，自然博物美育，通过展开人与自然的对话，采天地万物之性灵化为孩子之性灵；其二，人工博物美育，物有物语，人有人言，借助教师的引导，促进人与造物之间的对话，让每一件人工造物中所凝聚的古人的气息与情感，都沉淀在孩子的精神世界之中；其三，心灵美育，今人对古物沧桑的情感启发与表白，成为心灵美育的深境，为孩子的心灵成长进行美的铺垫和美的浸润。这一案例之所以典型，原因在于教育者以美育为视角，充分开掘并展现出了物的妙用、物的传承和物的审美，把博物馆之物，变成了美育的活教材，更变成了以美育融各育的“融载体”。

2.就“融合之事”而言，主要涉及学校文化、课程、教学、班级、教研、评价等六件要事，它们都是通往美育与其他各育融合的“事之路径”。

一是“学校文化”路径，让美育进学校文化，走向“文化美育”。这是以文化作为美育和其他各育的“融合单位”的顶层设计<sup>[15]</sup>，它以美为旗帜、以美为魂魄，把整个学校都变成从美出发，向美而行的美育特色学校，从而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sup>[16]</sup>。

二是“课程路径”，让美育进课程，走向“课程美育”。以“课程”作为融合单位，把美育视角化为学校课程体系。例如，上海金山第一实验小学研制了“童心乐活动”课程体系，这是以美为视角的“五育融合”课程体系，包括“道德之美课程”“创智之美课程”“情趣之美课程”与“生命之美”课程等。这种系列化的课程美育的根本目标，是践行李吉林在《美的彼岸》中对课程设计的描述：要用“美”首先去占据儿童纯洁的心灵，用“美”去滋润他们的心田，从而引发他们对一切美好的人与事的爱，进而崇尚美，追求美。

三是“教学路径”，让美育进教学，走向“教学美育”。以“教学”作为融合单位，把美育视角化为教学体系。首先，将“美”确立为基本的教学原则，努力展现教学情境生动之美、教学设计聚焦

之美、教学资源恰当之美、师生互动灵动之美，价值渗透无痕之美等，进而再现美的教学内容，选择美的教育教学手段，运用美的教学语言，表现美的教师仪态等。

四是“班级路径”，让美育进班级，走向“班级美育”。以“班级”作为融合单位，把美育视角化为班级活动。通过设计以美为视角的系列化、类型化、层次化和主题化的班级活动，如“感悟四季之美”主题活动，推动以美为切入点的“五育融合”。

五是“教研路径”，让美育进教研，走向“教研美育”。以“教研”作为融合单位，把美育视角化为教研机制和教研方式。相对于课程与教学等路径，这是目前亟需强化和深化的又一重要路径。它致力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适合以美为视角的“五育融合”的教研新体系？这个新体系需要包括：把美育转化为教研目标、教研内容、教研方式和教研评价等。

六是“评价路径”，让美育进评价，走向“评价美育”。以“评价”作为融合单位，把美育视角化为评价机制和评价方式。它的探索方向和聚焦重点在于：什么是适合以美为视角的“五育融合”的评价新机制和新方式？如何将表现性评价、情境性评价，以及增值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综合素质评价等当前教育评价改革的最新追求，与体现以美育视角的“五育融合”评价结合起来？还有，如何体现美育效果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包括师生的衣着打扮、谈吐举止，学生学习环境与空间的设计等，都可以表现出学校美育工作开展的基本状态。

### (三)工作主体

工作主体解决的是“谁来融合？”的问题。融合的主体，既包括校长与教师、教研员等，也包括学生和家，还包括社区工作者。他们既需要承担不同的角色与责任，更需要有相应的融合能力。

1.在校长那里，是在学校内发生的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的顶层设计者，负责整体设计、整体实施与整体评价。他们所需要的融合能力，既是“五育融合”的“管理新基本功”，包括如何建构适应“五育融合”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班级建设体系以及整体性的学校文化体系，生成基于融合、为了融合和在融合之中的新型学校管理方式等，更要具有美育的素养和拥有美育的视角，形成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这一特殊管理新基本功，其实质是一种独特的“美育领导力”，即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领导力。

2.在教师那里，主要负责以美育为视角的“五

育融合”理念与设计的具体实施。在融合能力上，他们既要有“五育融合”的“教学新基本功”，善于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充分发挥每一堂课、每一个教育活动综合性的“五育效应”，也要善于融合利用各育的育人资源，实现基于融合、为了融合和在融合之中的新型教学方式，更要能够把“美育视角”贯穿渗透于学科教学的全过程，其根本是“美育教学力”，这是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教学力。

3.在教研员那里，主要负责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教研体系的设计、建构与实施，以及对教师进行融合指导。在融合能力上，教研员要有以“美育教研力”为核心的“五育融合教研力”，这种能力成为新时代“五育融合”背景下教研员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挑战。

如上这些对于校长、教师和教研员的新挑战新要求，同时也意味着未来校长培训与教师培训，也要以美育为视角，增添和注入带有“美育视角”、具有“美育内涵”的“五育融合”培训课程体系、教学体系与评价体系。

4.在家长那里，主要责任除了对孩子进行以“家庭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教育之外，还有配合校长、教师完成“五育融合”教学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要承担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式”家校合作的任务。与此同时，家长的美育素养和“五育融合”力也势必成为未来家长学校和家长教育的重要培训目标与培训课程。

5.在社区工作者那里，是除家长之外，推进以美育为视角的“五育融合”的主要协同者。其主要责任不仅在于配合学校和家庭完成“五育融合”任务，更在于要在社区营造良好的美育氛围，培育“五育融合”的社区文化土壤，建构基于社区的“五育融合”治理新机制。

尽管工作思路、工作路径与工作主体，以及“融合之物”与“融合之事”各有其目标与策略，但彼此之间并非相互割裂的，也要实现思路-路径与主体，以及物-事-人的相互融合，这是我们期待的融合之境，也是只有以美育为视角才可能带来的“五育融合”之新境界。

#### 参考文献：

- [1][13] 李政涛,文娟.“五育融合”与新时代“教育新体系”的构建[J].中国电化教育,2020,(3):7-16.
- [2] 傅国涌.美的相遇:傅国涌教育随想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3] 李政涛.“五育融合”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J].人民教育,2020,

(20):13-15.

- [4] 檀传宝.德育美学观[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 [5] 李政涛.“五育融合”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J].人民教育,2020,(20):13-15.
- [6] 张诗亚.共生教育论: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新思路[J].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21(1):55-57.
- [7] 孙杰远.论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J].教育研究,2010,31(12):51-55.
- [8] 鞠玉翠.劳动中的“五育”融合[N].人民政协报,2020-04-08(06).
- [9]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冯至,范大灿译.审美教育书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10] 鞠玉翠.基于真实情境问题的评价何以促进五育融合[J].中国电化教育,2021,(1):14-19.
- [11] 陈建翔.席勒美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美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2):86-93.
- [12] 王枏.教育学立场的美学审视[J].教育研究,2007,(12):26-30.
- [14] [美]菲利普·W.杰克逊.丁道勇译.课堂生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 [15] 宁本涛,杨柳.美育建设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从“五育融合”谈起[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22(5):26-33.
- [16] 刘旭光.美育实践对美学研究的要求——上海市罗店中学美育特色学校建设考察[J].美育学刊,2020,11(3):22-30.

#### 作者简介：

闫若楠：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教育、音乐教育。

(下转第121页)



##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Online Teaching Research Practice Community

Feng Yuqin<sup>1</sup>, Ding Shulin<sup>2</sup>

(1.Superstar Innov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1600; 2.Education Branch of China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Beijing 100075)

**Abstract:** Construct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of regional online teach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balanced developments of high quality education by bridging the gap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schools. With the clarification of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nd analysis of key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s of what influences regional online teaching,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role-resourc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rchitectural model. Using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d Connectivism,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for regional online teaching. Practices show that this mode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and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s for regional online teaching reformation in post-pandemic time.

**Keyword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regional; online teaching; architectural model; mode constructing

收稿日期: 2020年9月18日

责任编辑: 赵云建

.....  
(上接第74页)

##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Turning and Practice Logic

Yan Ruonan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0, Guangx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and entry poi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picture starting from aesthetic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value turning and practice logic, caused by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based o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erms of value turning, the new aesthetic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 brings the turning of education, the turning of integration and the turning of symbiosis.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 has its unique value logic, process logic and evaluation logic. The path of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represents that the working thoughts can not only start “from individual education to aesthetic education”, but also “from aesthetic education to individual education”. Meanwhile, in the path of working, the “fusion orientation” is taken as the center and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paths, namely, “the objects of fusion”, “the things of fusion” and “the people of fusion”,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the state of fusion”.

**Keywords:**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perspective; value turning; practice logic

收稿日期: 2021年4月19日

责任编辑: 赵云建